

祁州志書

130、213

134

卷三

祁州志序

署祁州牧羅子署祁一年以其服率  
州紳士重修州志不六旬而告成賚  
其書以請敘於余蓋距前志之修已  
閱百二十餘年矣羅子之成是書義  
例頗不乖蓋顧其心若有不慊然者

祁州志

序

則以原志簡陋而新書但采州孝廉  
刁顯祖草志爲多未能廣搜博考與  
名人潤色使原原本本炳炳琅琅確  
然成一佳構第念祁地瘠民貧適逢  
其會可以不擾民而集事則與其思  
佳構而勢必難成無寧因陋就簡且

使百二十餘年之文獻略得編纂不  
至遲久而失傳亦良吏之用心也夫  
一書之成亦極難耳司馬遷千古史  
才史記一書後世實爲拱璧而鄭夾  
深誦其以三千年之史籍跼踖於八  
九種書爲不博劉知幾復譏其多聚

舊記時插雜言爲不雅馴而鄭劉兩  
先生之論要非不根又何怪羅子之  
以是爲耿耿乎然余則謂守土者之  
修志非徒務其文之工亦在觀感而  
旣其實焉耳羅子署邢一年餘邢民  
甚安之余嘗對僚屬稱之曰循土君

子束髮讀書驟膺民社初質未漓恫  
廩民隱差不滅裂久之精神衰於末  
路惻怛薄於常刑兼不無身家妻子  
縈其心世故調停喪其志遂前后判  
若兩人者有之今羅子志成而去祁  
卽奉

制憲 題署饒陽令考地圖饒與祁幅  
員俱不滿百里然以冉求政事之科  
於如五六十方六七十三年爲之僅  
自信爲可以足民治理之難如此羅  
子其無狹小是邑無精神衰於末路  
無惻怛薄於常刑其亦唯是安善際

暴之法禮士愛民之典日夕孜孜講  
求不懈居是邦必百姓真戴之如父  
母歿世則俎豆於瞽宗後有職志事  
者邑士大夫與父老涕泣曰某令豈  
非賢邑宰乎是宜書此則羅子旣實  
之事也若於文苟能義例不乖蓋亦

足矣其無以馬遷所猶病者爲耿耿  
也羅子以余言爲良規遂請書之以  
弁祁志之簡端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知保定府知

府事蘇門王楷



新修祁州志序

周小史氏掌邦國之志古列國莫  
不有史後之省郡州縣為志即史  
之遺也祁州密邇王畿被聲教  
者最近人物風俗甚善先時州轄  
深澤束鹿二邑舊志合二邑為書

序

一

余署州之二年念前志已距今百  
數十載今州已不轄二邑思欲網  
羅此百數十載事蹟續成舊書單  
為初志適蒙天庥舊秩初既有  
年今歲復二麥大熟士民樂業獄  
訟衰息州牧無事因進士大夫相

商權遴纂輯者議捐梓者各鼓舞  
歡欣六旬而書成矣夫志與史寔  
相為表裏州邑各有信志合之而  
天下有信史願作史難而志亦有  
未易易者夫州邑最爾一隅於天  
下不過一稔之著而其事無多而

序

二

秉筆者亦非必需具史才如司馬  
班范其人然彈丸百里親戚聚處  
瞻徇私情子孫類思表揚其祖宗  
勢家或欲虛美其先世乃是非之  
公不可泯沒生長同里耳目最真  
一核其寔或相枝梧謗怨沸騰醜

言文作甚至牒訴恠惚變亂黑白  
此大江以南雖文獻之區往往不  
免而初頌恬然僅閱月而成書人  
無異辭官省調劑其不誣不穢可  
知矣亦即可於此徵是州風之淳  
與俗之厚也然初地最瘠濱初州

序

三

邑率以中歲當初豐歲百姓男耕  
女織無游手豈瘠土之民勞勞則  
思善真如敬姜所論耶頌余又憂  
之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  
弟多暴民窮則為非今初地瘠民  
貧天行之豐歉不可知一遭水旱

戶鮮蓋蔽遷徙流離即今風俗之善恐不可保余材術迂踈無所設施又攝官承乏限於時日嘗籌富之之策竟託空願負初民寔甚第寔知初民甚苦二年中氷淵兢惕不敢重累初民而初士民僉謂余

序

四

為不擾此自初人厚耳後之君子以桐鄉之治治之初之百姓必能以桐鄉之愛朱邑者愛後之君子矣豈若余之碌碌哉因草志序而不能已於言亦為初民請命之意云爾

後序

學者載稽極博山川風物詳記默  
識他日從政宜乎恢然有餘及矣  
而一膺民社覺生平服習歎然有  
未足者夫豈皆所造之未至良由  
世易事殊非身歷其境咨詢而詳  
核之不能盡也閭閻之命繫於司  
牧司牧之道本乎政治設未諳其  
風土人情興衰利害而漫然設施  
所傷不亦多乎若是則州邑之志  
固甚重也然嘗艱於貨財之不備  
撓於巨室之未同經久未修者所

在多有不修之難而修之若行其  
無事者為難耳祁陽於前明為直  
隸州轄深澤東鹿二縣故州志若  
郡乘

本朝比州於縣深鹿已非所轄迄今  
百數十年而舊志猶未更訂庶事

二

多殘缺失次識者憂之甲戌歲江  
右羅公來署是州慨然以修志為  
已任而祁之紳士初無異同甫二  
月而告竣若行其無事者噫斯非  
一出大公烏能若是之易也羅公  
與祁之紳士交可謂賢矣余於乙

亥之秋蒞是土而其書適削稿付梓喜其不勞而成而羅公弁言亦諄諄以斯意為慶喜因附數言於後云嘗

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臯月知祁州事婁東王述獻書

原序

潘恩

嘉靖癸未冬十月潘子守祁詢風采言問俗觀化讀於其舊志時志之修三十有九年矣故缺典湮迺曰不爲志後將曷稽方事事未能也越二年乙酉會均賦成迺作而言曰井田舊制弗之復也已均井之遺意乎不爲志後將曷稽迺考方輿辨廢置參舊編訪遺老覈故實散者聚之逸者追之微者章之隱者闡之疎者密之滯者宣之因之削之綜之析之爲凡六卷細大具舉謂郡邑之設也山澤異勢俗趨異習物生異宜不可弗識也

祁州志

序

作疆域公署有廢興學校有沿革廬里有規制咸以飾法昭度罔可弗周作建置仁政之始義以興利利以平民作賦役明事人幽事鬼分異理一正崇邪黜斯風教可端作祠祀時勢相推新故相仍氛祥相感徵諸地理兆諸人事有變有常作雜志曰治與教有司之任以教輔治師儒之責得人焉則興匪人則否作官師如其賢也民有後思士切鄉往作名宦官賢任能野無攸伏咸取諸鄉作選舉惟克自樹時乃表見歿世弗稱君子疾之作人物文獻足則徵弗足則止作文志且附以已意

時爲論敘長短豐約惟其所止閱月而書成竊惟志猶  
史也自春秋之後更無史矣抑其次也漢馬遷班固諸  
儒以文鳴時號稱良史後之作者亦何以加然紀載時  
事則弗可闕故輒不自揣著爲是編使後之觀者讀而  
思之舊政可因也述而弗泯時弊可釐也損而弗益風  
俗可止也節而弗流文教可行也鬯而弗壅民力可養  
也休而弗匱利用可興也施而弗竭才賢可則也教而  
弗畫政教可任也酌而弗攜則是書之作容有取焉乃  
若會文切理歸諸大雅以俟君子思也非日能之

舊志序

許國士

志以載往而儀今也酌乎文質之中發乎性命之理與  
孝作忠宜民而善俗於是乎在第弗核則夸弗雅則俚  
弗備則掛漏而不可詳史亦賡矣祁志逾百年事略而  
文義闕如縉紳家難言之我郡侯郭公以八閩第一人  
來牧茲土每閱舊乘慨然思爲不朽計旣已政成化洽  
遂手輯之其事兼采諸史其義則獨出鴻裁例凡十卷  
地理審實而黜附會建置遵制而明規則田賦以恤隱  
祠祀以正典官師均列而信教人物選舉上行而下秩

祁州志

序

三

宮室刺奢雜志輔化崇忠孝而黜異誕損浮冗而要簡  
確蓋駸駸乎班馬之風焉夫志者郡史也備物垂軌不  
軌不物雖文亦奚爲公惟依性命而出之有深愛故有  
至文有隱憂故有精思有真學故有備體察所嘗則遊  
亦也境所晰則焚犀也暮所定則式金玉也此正游夏  
輩不能贊一語而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由性命措  
爲政事則爲真經濟達於詞華則爲真文章我公蒞祁  
其爲非常之原凡幾生死肉骨凡幾桃李公門凡幾孤  
寡潛消霍待破膽者凡幾河之濟堤之復荒之墾闢之

建戎之卽者又凡幾創制永賴黃龔遜經綸也探義  
言程朱讓臯比也先秦餘風韓柳若瞠後也盛唐遺體  
李杜又再見也志特一斑耳豈以竟我公哉夫地以人  
重祁故趙俗好氣剽悍全晉時已然有宋張橫渠先生  
司理是邦民知向風中 於金元重闢於我明而公  
蔚起五袴三異祁遂爲上谷弁於茲志益章吾儕沐浴  
立德一洗悲歌慷慨之習宜還顧性命以通公之性念  
庶無負集成之意乎不然則春秋亦晉之乘楚之檮也  
也士用是廩廩苾慎帙成而敬序之若謂堪爲公之序

祁州志

序

也則媿非其人

崇禎元年戊辰歲仲冬

舊志序

徐人望

魯史筆自宣聖其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是非賞罰列如指掌今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記載雖殊而所係之輕重則一史之所記必採諸志之所錄參伍彙集如無滲漏志之所係不尤重哉故作志者鋪張庶事必有雄偉俊逸之才考訂典籍必有淵深博洽之學低昂今古必有洞達宏遠之識其立言有體其纂輯有要又必綜核名實慎擇取舍於所謂志者乃得之祁志殘缺歷久凡牧茲土者恒以修輯爲己任而卒未有成功恐世遠言湮文獻無徵幾於頽廢而不可收拾有志者憂之而力不逮我祁郡侯梅公古楚黃名家第也特膺簡命來蒞茲土不數月而文章經濟卓然可觀開誠布公刑清政簡曲省民間疾苦利弊而一一興革民則獲又焉乃於政事之暇借祁庠李吉二先生併佐貳李公纂修祁志不日告成此所謂真文章真經濟也竊怪世之修志者好爲瑣細而不顧大體或古剝臺榭之輝煌或顯達宦官之邱墓或騷人乘興流連題詠之詩文至於國計所係民瘼攸關略焉而不詳詳焉而不盡以訛傳

祁州志

序

五